

去小嬢家拜年

叶 静



讲述者：叶静，自由写作者，现居武汉
讲述地：四川西部

爬过一座山坡，就是小嬢的家了。

我们提着拜年的东西，往坡上走。坡陡，爬了一半，气喘吁吁。坡上跑下来一少年，圆脸，眼睛黑亮，笑眯眯地说，我帮你们提东西来喽！说着便接过东西，和我们并肩走着。我已认不出这少年，但猜出他是小嬢的孙子——兴娃儿。

先生说，兴娃儿长好高了！随后从口袋里掏出红包塞给他。兴娃儿红着脸闪开，嘴上说着：我不要啰！我不要啰！先生塞几次，他便躲几次。记得四年前给他红包，他一把接过去，便拆开来乐呵呵地数着，如今，竟如此羞涩了。

这是少年特有的羞涩。我喜欢。

爬上山坡，微汗，内心却是欢喜的。站在坡上，眼前是漫无边际的岷江。虽是晴天，江面却笼着一层雾气，朦朦胧胧的。几只白色的飞鸟，掠过水面，撩起水，像是碧水里开出花朵。

四年前，我来的时候，岷江不似江，更似小溪。江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头。先生说他小时候常常卷起裤管，在石头缝里抓螃蟹，抓到螃蟹后，再找来树枝、木棍，在岸边生火烤着吃，累了就躺在石头上，吹着岷江的风，沉沉睡去。如今，这里修了发电站，江水蓄满了，山依着水，水偎着村庄。水汽弥漫，村庄似有了仙气与灵气。

小嬢家的鹅，见有来人，伸长脖子，嘎嘎地叫着。几只母鸡挨着公鸡，瞪着黑眼珠，扭头看我们。屋檐下趴着的小狗，呜呜地哼着。兴娃儿吼了一声，狗像犯了错的孩子似的，耷拉着脑袋，尾巴垂在身后，轻轻扫了几下，无辜地望着我们。

小嬢听到声音，迎了出来，笑容灿烂，一如从前，只是脸上有藏不住的疲惫。她领着我们去客厅，桌上摆满了各种糖果和糕点。我毫不客气，拿起来便吃，小嬢见我如此不拘束，开心地笑了，你当自己家，我好高兴喔！

么姑爷年前摔了一跤，脑血管出了些血，住院半月，已无大碍，只是仍不能正常走动，需卧床静养一些时日。么姑爷坐在床上，见我们来了，笑呵呵的。小嬢招呼好我们，便去菜地里摘了一把菜苔，又钻进厨房忙活去了。

小嬢家的厨房，还是从前的样子。大锅灶，山里捡来的柴禾生火，做出来的饭菜，保留原始的醇香。小嬢的手艺，又是村里出了名的。

我见有些菜可以装盘了，便主动帮忙。小嬢说：哪要你忙，快一边歇着去。我边装盘，边偷吃了一口菜，说：小嬢，我这是方便偷吃呢。小嬢乐了：你爱吃，小嬢做菜就有劲了嘛。

女儿一直隔着栅栏望着鹅。鹅叫一声，她便甩一根响炮。鹅终是败下阵来，不吭声了。小嬢家门前的树上，挂满了红灯笼。灯笼红彤彤的，人在边上走，脸庞也被映得红红的。我正发着呆，小嬢将所有能弄到的好东西都摆上了桌。我们坐齐了，准备开饭。小嬢盛了两大碗的饭菜，笑着说：你们先吃，我先去给你们么姑爷喂饭哈。给么姑爷喂完饭，小嬢从屋里提了个音响出来。是邓丽君的歌。她说：你么姑爷嫌闷得慌，他喊我放些歌来听嘛。我说：小嬢，这是你们谈恋爱时听的歌吧？小嬢捂着嘴笑了，像个小姑娘。

饭后，我们坐了会儿便要返程了。小嬢他们从房里提出满满一大袋血橙，让我们捎上。我们说太重了，懒得带了。他们说，这味道别处是没有的。兴娃儿也在一旁帮腔，非要我们带上。我们只肯带一半走，小嬢便找了一个塑料袋，分了一些出来，后来，又从分出来的橙子里挑出好多放回我们的口袋，嘴里说着：这颗颜色好，味道安逸。这颗也好。兴娃儿和他爸妈，也在一直挑好的，往我们的塑料袋里丢，到最后，我们的袋子又塞满了。

我们走的时候，小嬢一家，除了么姑爷躺在床上，不能起来，都来送了。门前的小狗，也起身看着我们。我也看了看它，挥了挥手。不知道它懂了没。兴娃儿手上一一直没闲着，他从另一只塑料袋里拿出橙子剥给我吃，说：婶娘，这颗好吃，味道好安逸哦！快拿过去嘛！

小嬢，兴儿的爸爸、妈妈，兴儿，还有那条狗，连同我们仨，浩浩荡荡的队伍往坡上走。送我们到半坡的时候，小嬢让兴娃儿快回去，说么姑爷一个人在家，不放心，兴娃儿本想送我们去山下，可又不放心爷爷，便一步一回头地走了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吃着兴娃儿剥好的甜甜的橙子，脑海里一直晃荡着他羞涩而又明亮的笑容……

春节，一个人的关键词

程 远

上坟。1月15日，民间小年第二天，回乡给父母上坟。如无特殊情况，这是十几二十年来，身居异地的我未曾改变的一件事。墓地位于故乡浑河岸边的北山，当地人叫坟山。某年春天，北京诗人阿坚，旅行家孙民、孙磊曾随我来此拜祭过——那时，老阿领导的后旅行小组正在搞寻访友人老家之旅，其实，就是换地儿喝酒啊。

阿坚手搭凉棚瞭望对面的远山，说远中近，三山重叠，其中一山形如笔架。好地儿。

弄得我有些蒙圈。

这次与哥哥弟弟一起来给父母上坟，我们小议了墓地范围，不知将来有没有自己的位置。

稿费。年前收到两笔稿费，一笔834.40元，是汇到银行卡的，如果没有这个钱，卡里只有3.02元。一笔是90元邮局汇款单。女儿在后者上面用铅笔添了一个O，然后说：老爸发压岁钱就这个数吧！

春联。因为疫情，两三年没逛中街了——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。这次去，是为了买写春联的红纸。朋友皮皮说：人民群众正在等着你的春联呢。没错，我已经给她和几个朋友写了几年的春联了。不过说起来，这事儿我并不怎样上心，往往图省事，内容也不拟，而是朋友让写什么就写什么，或直接百度。去年还是前年来着，大年三十上午，皮皮急电：不对啊哥们！今年这个怎么和去年的词儿一样呢？弄得我好生尴尬，赶紧重写一副送去。

今年的春联我只挑与兔子有关的写，不会再出错吧。

倒书。除尘那天，沙发靠背上的书（一百多本）突然倒了下来，散落在沙发座位和地板上，本想偷懒不惹沙发底下的灰尘，但为了拿到沙发后面的书，还是不得不搬动它，最后一一复位。如你所知，这是一个十分恼人的事情。心想，这些书能不能顺势统统扔进垃圾袋一丢了之？留下它们究竟有多少用？老婆已经不只一次地抱怨我的几千册图书把客厅（我没有书房）弄得一团糟：书柜放不下了放桌上椅上地板上。屋子是你自己的吗？

当然没扔。沙发靠背上的书基本都是这两年买的，还没读完哩。

读书。找出四五本放在床头，想春节这几天读完，最终只读了两本：杨潇《重走：在公路、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》，夏榆《无与伦比的觉醒》。前者近50万字，后者10多万字。也巧，两位作者都是前南周记者。杨潇重走的路线：长沙—贵阳—昆明，有几处也是

我曾经放浪的地方，看起来颇有故地重游之感。夏榆则是对20世纪人类杰出作家（17位）的自我解读，用他的话说：阅读与写作的过程，就是在精神内部构建一个形而上的圣殿。那些真正的杰出者如同暗夜行路时的星辰，有光在我们头顶，脚下的路瞬间被照亮。

转湖。说是湖，其实就是我家这片居民区附近的三四个小水泡连起来的一个大水泡。十几年前，在我刚入住这里的时候，我多次鼓吹她是中国的瓦尔登湖。那时湖水清澈，鱼鸭逍遥，湖边榆树、柳树、杨树自由生长。开发商开盘时说这里将建成一个水上花园，这让来我家参观新居的亲友啧啧声中，又帮我估算一套湖景房的升值空间，我也以为自己捡了一个大西瓜。一次，安徽作家余毛毛来玩，我们喝了一场酒后夜游野湖，我忽悠他说，来年湖边将建一条酒吧街，那时再来，还可以喝个二场。

几年后，开发商因为没有拿下对岸的地而失诺。前几年，听说区政府欲将这里重新规划，后疫情来临又作罢。不过，这不影响我没事儿到湖畔转悠，尤其是春节这几天，拍几张照片，在朋友圈晒一下。此时的瓦尔登湖——如果还可以这样叫的话——一片萧瑟，湖面封冻，承包水泡（鱼塘）的老板在湖上竖了几杆旗帜，放了几个冰车，孩子们花10元钱即可尽情玩耍。

二月。这是我最为喜欢的月份。这个时候，我往往做着一年的盘算。我甚至固执地以为二月才是一年真正的开始，她总是充满幻想与寄望。大地之子苇岸说，这个时候，一直呈现着衰竭冬季特有的凝滞、沉郁、死寂氛围正在退去，一个变动的、新生的、富于可能的季节正在降临。是的，太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早早地爬上东窗，银色的光线隐隐向带有温度的暖色过渡，照亮屋子，也惊醒屋子里的梦。

该起床了。我似乎看到冰河融化，春暖花开。



讲述者：程远，自由写作者，文旅策划人，现居沈阳。
讲述地：沈阳

这里的春节